

始于仇恨的纠缠，最终让两个人都失了心。
本以为无法跨越的阻隔，真相却是一场荒唐的闹剧。
这份极致的爱，他从未放手，她是否会回头？

五桐 著

结局篇



Final

Chapter

总裁的独宠

小说阅读网超人气作品
重磅推荐作者 | 五桐 |
经典代表作

Rolling
in the Deep



总裁的独宠

结局篇



Final

Chapter

五桐 著

古吴轩出版社

中国·苏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总裁的独宠. 结局篇 / 五桐著. — 苏州 : 古吴轩出版社, 2016.5

ISBN 978-7-5546-0636-0

I. ①总… II. ①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37285号

策 划: 石 颖 唐 婷

责任编辑: 蒋丽华

封面设计: 龙 梅

书 名: 总裁的独宠·结局篇

著 者: 五 桐

出版发行: 古吴轩出版社

地址: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

Http: //www.guwuxuancbs.com

电话: 0512-65233679

邮编: 215006

E-mail: gwxcbs@126.com

传真: 0512-65220750

出 版 人: 钱经纬

印 刷: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17.5

版 次: 2016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46-0636-0

定 价: 2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。印厂电话: 0731-82756999

目录
CONTENTS

第1章

因为她认识了一个叫慕容铭的人 / 001

第2章

恨也是一种思念方式 / 023

第3章

他们两个的救赎 / 040

第4章

独自面对，各自寂寞 / 063

第5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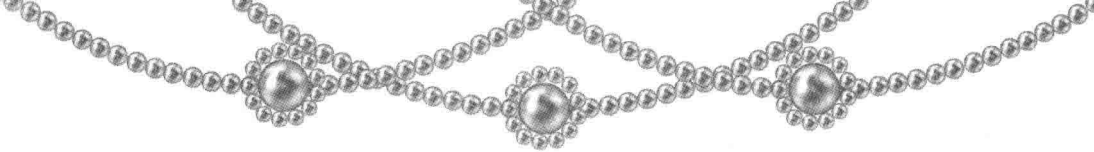
喜欢不一定就要得到 / 083

第6章

始终不是对的人 / 106

第7章

时间带不来沉寂 / 129



第8章

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你 / 159

第9章

不是世界太小，是我们遇到的人太少 / 175

第10章

带着你，一块儿迈进地狱 / 188

第11章

我开始想你了 / 204

第12章

因为，我已爱到极致 / 224

番外

今时今日 / 259

第1章 因为她认识了一个叫慕容铭的人

下午，部长就找来蒋絮，跟她商量出国的事。

“这次，公司有意送你去意大利……”

蒋絮怔了怔：“意大利？”

焦部长抬头：“是啊，严肃建议的，并且，他都已经联系好了那边。”

严肃……

选择在那儿，恐怕也只有她知道他的用心良苦。

“不过，我也不明白，总裁为什么只批三个月的时间……”焦部长歪着头想了想，说，“是因为你之前曾经离职过吗？”

蒋絮微笑：“也许吧。”

部长随即安慰道：“小絮啊，只要你用心工作，我想总裁一定会看到你的努力。”

虽然三个月不算长，可若是让她走这么久，撇下慕容铭一个人，她无论如何也是放心不下的。

心里有点纠结。

回到办公室，她便接到一个电话。

“乖徒弟，我是师傅啊。”

“师傅？”

电话是谭正打来的，他笑眯眯地说：“听说今年的专长计划，准备送你去了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蒋絮应着，没想到谭正的消息还挺灵通，不过刚决定的事，他便知道了。

“哼，都是一帮崇洋媚外的家伙！去国外就能学到本事了？我告诉你，师傅这可是祖传的手艺，照样可以发扬光大！”

蒋絮笑着说是，谭正的水准可是国内一流，他这么说丝毫不夸张。

谭正一笑：“徒弟啊，要我说，你就别去国外了，跟着师傅闭关吧！”

蒋絮心头一动，对啊，与其到国外与慕容铭分开这么久，不如借此机会跟着师傅学！

顿时，心头的郁结烟消云散。

“嗯！”她愉悦地应下。

“好！明早八点，师傅我可不喜欢别人迟到的。”

“明白！”

电话收线，蒋絮琢磨着该怎么跟慕容铭说呢。若是知道自己早就偷偷拜了师，他该生气了吧。但蒋絮也是个犟脾气，只要是她决定了的事，便没有退路。

打定主意，她起身，出了办公室，直奔二十九层。

秘书告之，总裁正在会客，她便坐到外面等。没想到，这一等，竟不知不觉靠着沙发睡着了。

待高阳推着慕容铭出来送客，回来时，“咦”了一声。

“怎么了？”慕容铭懒洋洋地问。

“是蒋小姐。”

一听，慕容铭倏尔皱起了眉：“她在哪儿？”

“在门口，睡着了。”

慕容铭的眉拧得更紧了，俊逸的面容已见薄怒，示意高阳推他过去。挨近了她，他伸出手，摸索着触到了她滑腻的脸颊，随即狠狠地捏了一把。

“啊！”

蒋絮疼得一下子惊醒过来，见是慕容铭，这才松了口气，揉揉眼睛：“忙完了？”

他黑着脸，语带责怪：“怎么睡在这儿？万一感冒了怎么办？你现在又不可以吃药，喜欢硬扛是吗？”

她伸了个懒腰：“秘书说你会在会客，我怎么好意思打扰，所以就在这儿等了。”

“跟我进去。”

“嗯。”

从高阳手中接过轮椅，她推着他往办公室走。在快要到门口时，他示意她停下，然后叫来自己的秘书，指指身后的蒋絮，说：“以后，只要是她来找我，都不必再请示。”

“好的，总裁。”秘书应着，不由得多看了蒋絮几眼。

蒋絮的脸颊有点烫，赶紧推着他进去，不禁埋怨道：“你是怕公司里的绯闻还少吗？”

他才刚和杨希媛解除婚约，事件还未平息，再制造麻烦实在不明智。

闻言，慕容铭却笑了：“你也有怕的时候？”

她摇头：“我不怕，但我怕你被流言缠身。”

他勾起一侧嘴角，自是属于他的倨傲弧度：“我能走到今天，不是靠他们三言两语就可以左右的。”说着，他略带鄙夷地瞥向她的方向，说：“你又是怎么了？现在不像你了，以前那个不知天高地厚、无所畏惧的你呢？”

蒋絮耸耸肩：“你若是不在意，我还会怕什么？”

他一笑，准确地握住她的手：“就是这样！和我一起时，哪怕千夫所指，你也得给我挺直脊梁！”

他的手暖暖的，被他握着，可以暂时驱走所有寒意，以至于蔓延到心头都是暖的。

如果时间可以就此停止，那一定是她上辈子积的福。

她笑了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找我什么事？”他问。

蒋絮还是公私分明的人，从来没有因为与他“特殊”的关系有过特殊的要求。等他这么久，也一定是因为有事。

她想了想，斟酌用词，不想他太抵触。

“关于那个专长计划，我有其他的想法。”她说。

慕容铭挑挑眉梢：“哦？说来听听。”

“我想……反正也只有三个月，都是学东西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”

“所以？”

“所以，我想去和谭老学习，也是一样的。”

慕容铭的脸即刻沉了：“不行。”

蒋絮蹙眉：“我已经决定了。”

“呵呵，”他怒极反笑，不紧不慢道，“那么，你是来通知我的啰？”

她叹息一声，说：“你是总裁，我当然是来向你请示的。”

他脸上的笑一点点冷却：“既然知道这公司还是我说了算，那就给我乖乖滚去意大利！我可不想我的孩子孕育在充满机油和皮革味的空间里！”

“可时间那么短，去意大利也需要时间来适应啊……”

“我会找个当地人照顾你的，你只需要学习，其他的什么事都不用操心。”

看他铁了心似的，蒋絮拗劲也上来了，坚定地道：“这件事，我自己会拿主意。”

慕容铭眯了眯眸子，阴沉地笑了两声：“是不是因为最近我对你太好了，好到你连我的命令都可以违抗？信不信我让你连意大利都去不成！”

她的确惹到了他！

这个女人就不能乖乖地听话吗？按照他为她铺的路走就那么难吗？

“我有手有脚，我想怎样，你还能绑了我吗？”蒋絮的口吻也冷了。

“那就试试！”

她一皱眉：“随你。”说完，转身便推门离开。

“蒋絮，你给我站住……该死！”

他想站起来，扯动了腿上的伤，顿时疼得额上直冒冷汗。他却死死咬住牙，不让自己哼出一声。

这时，门竟又推开了。

“哎……”

一声低低的叹息后，一双柔软的手轻轻搭到他的腿上，按照医生教的手法轻重适宜地替他按摩，放松肌肉。

“脾气那么大干吗？吼得整个二十九层都能听到。”她微微抱怨着。

慕容铭沉着脸，一言不发。

没错，他还在气！

蒋絮抬头看看他，学他刚才的样子，伸手捏了把他的俊脸：“这么帅的脸，不是用来绷着的，暴殄天物。”

“你……该死！”慕容铭想要发怒，但脸颊居然泛起了一层薄薄的红晕。

她这是在……调戏他？

蒋絮笑了，继续为他按摩，轻声说：“去意大利要三个月，那么久，你一个人在这边我实在放心不下。但去谭师傅那边学习就不一样啦，我每天都可以照顾你。”

听到她的话，他怔住了。

她是为了他？

渐渐，慕容铭放柔了目光，低着头，寻着她的方向，伸手捧住了她的脸颊，抬起来，用尽全力在“望”着她。即便眼前是一片黑暗，但是，在他心里，她仍是最显眼的那一个。

“以后，不许摔门就走。”

这样与他近距离地面对面，蒋絮的心跳倏尔加快，脸颊也在升温。她竭力稳住呼吸，应了一声。

他挨得她很近，她抬起眼眸便能将他漂亮的面容纳入眸中。

不可否认，他真的十分俊美，这在之前，是蒋絮一直忽略了。但现在不同，他的眉眼，他的唇鼻，他的一切一切，都像是放在显微镜下的感觉。

“你脸红了。”他很肯定地说，嘴角肆意地翘起。

蒋絮暗自懊恼，一定要在这种时候揭穿她吗？她推开他的手，别扭地否认：“没有。”

他笑了，靠向椅背，缓缓出声：“在我面前脸红没问题，但不许对着其他男人脸红！”

她起身：“这个不许，那个不许……慕容铭，你现在越来越婆婆妈妈了。”

“你以为我愿意吗？”他冷哼着，说，“你要是能给我省点心，我也就不用管你了。”

她好笑地问：“别把我说得跟小孩子一样，我哪里不省心了？”

他反问：“如果你不是小孩子，你又怎么会把自己的生活搞到一团糟？”

蒋絮倏地就沉默了。

之所以一团糟，也是因为她遇到了一个叫慕容铭的男人。

她不吭声，慕容铭脸上的神情，掠过一抹洞悉，随即，有些不情愿地道：“师傅是个怪人，对于专业方面的要求很严格，如果你吃不消，随时可以回来。”

蒋絮双眸一亮，惊喜地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同意了？”

“不同意又能怎样？”慕容铭阴阳怪气地说，“你这翅膀都硬了，我还能把它们折断。”

蒋絮很开心，情不自禁地搂住了他的脖子：“谢谢……”

慕容铭身子一震，渐渐，脸上的神情变得温柔，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口吻是不易觉察的宠溺：“真拿你没办法。”

蒋絮回到设计部，刚巧严肃往外走，两人撞了个正着。

严肃仅是朝她略一颌首便要出去，蒋絮叫住了他：“严肃。”

他脚步顿了下：“有事？”

她点点头。

他抬手看看时间：“我还有半小时。”

蒋絮笑了：“够喝杯咖啡了。”

楼下，咖啡厅内，蒋絮握着手里的杯子，眼睑半垂着。已经快要及肩的发被她随意

地别在耳后，露出一侧白皙的颈子。

严肃始终目光淡漠，即便是在凝向她时，也是如此。

她说：“意大利的事，谢谢你。”

“不用，”他回得直接，连丝暧昧的空间都没有，径直道，“去年的专才计划，就是在法国和意大利之间选择了法国，今年再去意大利，是理所当然的事。我什么都没有做，不必谢我。”

话虽这样讲，但蒋絮心里仍有些过意不去。她略沉默后，抬起头说：“我决定不去了。”

严肃听罢，眉梢挑起几分：“为了他？”

蒋絮也不隐瞒，点头：“他变成今天这样，都是因为我，我不会在这个时候丢下他。”

严肃却笑了：“他害你害得还不够吗？如今，不过就是像日行一善一样，给你施了点小小的恩惠，你就前赴后继了？”

“我们的关系很复杂。”

严肃的态度冷了：“哦？有多复杂？复杂到你明明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，现在竟又让自己跳进火坑里？”

“严肃，”她冷静地出声，“我怀孕了。”

严肃突然震住了。

她自失一笑，清声开口：“就在我决定要去意大利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怀孕了。恰恰又在那个时候，他为了救我撞断了腿，又伤了眼睛，这辈子都有可能再也看不到了。”她缓缓地抬起头：“你说，这样的关系有多复杂呢？”

严肃垂下了目光，眉间的褶皱更深了。

“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帮我，我也不想让你失望，但有些事，不是我想怎样，就会朝着我的预期发展。有太多的意外让我措手不及。”她喃喃地说着，就像是对着老朋友诉说满腹心事，毫无负担。

严肃慢慢抬头，望着她，眸中的情绪已被他很好地掩饰：“你打算生下这个孩子吗？”

她摇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不，你知道。”严肃盯紧她，冷静的模样，早已看穿她似的。他说：“如果你不想要，你早就已经打掉了。”

蒋絮的心头被狠蜇了下，她逃避许久的的问题竟被严肃一针见血地指出。她有片刻的慌乱与不知所措，抓着杯子的手，也在一点点收紧。

突然，她的手被握住了。

她诧异抬眸，无措的目光与他的坦然撞了个正着。

“那就生下他。”他说。

蒋絮愣了，不敢相信这话会是出自严肃之口。

他握住她的手，轻轻地，仿佛并不想带给她任何压力似的，安静道：“如果是一再犹豫才做出的决定，你迟早会后悔。比起遗憾，我更希望你能面对。不管是好的坏的，总是有办法解决的。”

蒋絮咬了咬唇，抑制住轻颤的手，紧紧地握住了他的。

“谢谢，严肃……谢谢……”

他的目光慢慢垂落：“我不希望听到你一直对我说谢谢，那样，就像被画下了界线，让我没办法逾越。”

蒋絮张张嘴巴，竟找不到一句适合的话语。

这个男人，守护神一样的存在，可她……却无力回应。

早上八点钟，蒋絮准时出现在谭正家门口。

新家早已不是那幢危房，离慕容铭的卧龙阁很近，是幢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。空间虽然不大，却格外精致。

即便如此，还是被谭正住出了即将被拆迁的感觉。

门前原本干干净净的小菜园全都被杂物堆满了，一直堆到了门口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

蒋絮回过头，朝车内的人说：“我一个人进去就好，你去公司吧。”

慕容铭的鼻翼微微翕动两下，随即皱眉道：“他有多久没有打扫过这里了？”

他明明记得让高阳买下的是幢新房子！

蒋絮轻笑了声：“我会帮师傅收拾的。”

“不行！”他想都不想就拒绝，“你连学习都已经很费力气了，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不该你做的，你就给我消停点！”

说完，他给高阳打了个电话：“对……找一个清洁公司……要长期合作的那种……”

挂上电话，他推开车门：“我送你进去。”

蒋絮想说不用，他则不容拒绝地伸出手：“过来拉着我。”

见他一副理所当然地需要她照顾的模样，蒋絮失笑，也不与他再争辩，走过去牵住了他的手。

“这里……有些不好走。”她措辞很委婉。

慕容铭扬扬唇：“想象得到。”

即便如此，脚下时不时地还会碰到杂物，他皱着眉：“看来，他需要的不是清洁公司，而是一个老婆。”

蒋絮扑哧一笑，有些难以想象，师傅这等不拘小节、倨傲不羁，会看上什么样的女人呢？

一推门进去，一股浓烈的机油味扑面而来。

慕容铭一连做了几个深呼吸，压抑住想要扯她离开的念头，站在门口朝里说：“你跟这房子有仇是不是？”

屋里传来拖鞋趿拉的声音，不时会撞到些瓶瓶罐罐的。

谭正穿着一件旧工作服，一看是他，不满地对蒋絮道：“他怎么来了？”

“他……”

蒋絮想要解释，慕容铭则不疾不徐地说：“我不来，怎么知道她在这里安不安全。”

“喂，你小子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还能把你的心肝宝贝吃了？”

蒋絮的脸唰地红了：“师傅……您别乱说……”

谭正振振有词：“不是心肝宝贝是什么？走到哪儿都得跟着，你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能被别人给偷走了啊！”

他越说，蒋絮的脸越红。

慕容铭却不以为意，一笑：“说对了，我还就是怕被别人偷了。”

蒋絮：“……”

慕容铭轻轻拍了下她的小屁股：“我和师傅还有话说，你先……去外面呼吸下新鲜空气吧。”

当着谭正的面，他这举动让蒋絮又羞又急，他刚说完，她就连忙出去了，哪里还敢看谭正那笑眯眯的样子。

听到她走远，慕容铭才出声：“喂，老头子，我不许你虐待、奴役她。”

谭正笑了：“怎么，心疼了啊？但你得知道，我带徒弟就是这样的！想当初，你不也是从给我洗内裤开始的嘛！”

慕容铭的脸上青一阵红一阵，皮笑肉不笑：“就因为我知道，所以才来警告你，不许让她做这些！”

“嘿嘿，给个理由吧。”

谭正心情大好，把椅子上的旧报纸扫到地上，四平八稳地坐了上去。

他别开脸，闷声道：“她有我的孩子了。”

谭正一惊，差点从椅子上栽下来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他几步走过来，盯着慕容铭，突然就嘿嘿乐了：“不是不喜欢的吗？怎么还搞大人家的肚子了？”

慕容铭皱眉：“老头，注意你的言辞。”

“我又没说错！”谭正气定神闲地道，“依你小子的狠劲，如果你不喜欢，就算她怀孕了也不会绊住你的脚步。哪像现在，都变成伤残人士了，还这么紧张兮兮地跟过来！”

慕容铭深呼吸，然后，微笑着说：“老头，就当你说得都对好了。”

“哈！”谭正拍了一巴掌，兴奋地道，“你终于认输了是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他面带微笑，“其实，我本来是不愿意她过来这边的。”

谭正马上板起了脸：“怎么，你学成出师了，反而要拦着人家进步？你小子什么时候这么歹毒了？”

慕容铭也不气，继续说：“是她说的，你是国内这方面的翘楚，她去意大利学习什么的，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想要学习，就要找盏明灯。显然，你就是她未来的明灯。”

这番话，让谭正很受用，不住点头：“还是小絮有觉悟啊。”

慕容铭又说：“她都这么有觉悟了，那老头你呢？”

谭正一愣：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“她是孕妇对不对？”

“对啊。”

“孕妇不能长期待在烟雾缭绕的环境里吧。”

闻言，谭正不说话了，下意识护紧腰间的烟袋锅。

慕容铭冷笑着，不必用眼睛看，也能想象得到他的动作，遂伸手：“拿来吧。”

谭正皱紧眉，转过身，手护得更紧了：“不给。大不了我以后不抽就是了！”

慕容铭倒也痛快，点头：“好，我带她走。”

“你敢！”

“那拿来。”

谭正纠结半晌，挣扎着，颤颤巍巍地把烟袋锅抽出来，递到他的手上，还心疼地叮嘱着：“你可得给我保管好了啊，我这是祖传的呢！”

慕容铭皮笑肉不笑：“师傅，从你爸爸那代传下来的，就不必再明说了吧。”

谭正嘟囔着：“那也是祖传的。”

两人说话的工夫，高阳效率很高，已经带来了清洁公司的人，随蒋絮一同进门。

跟谭正打过招呼后，高阳便指挥人开始清洁消毒，谭正看得心一揪一揪的。

“慢点，小心我的宝贝啊……都是祖传的呢……”

直到房间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，彻底消毒，慕容铭才允许蒋絮进去。

谭正环视一圈，重重叹息一声：“哎，这还怎么住人啊！”

慕容铭不理他那茬，拉过蒋絮说：“晚上我来接你。”

蒋絮怕他折腾，便说：“不用，这里离你家那么近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就好。”

他皱眉：“别那么犟，我说来接你就会来接你，在这儿等着。”说完，便和高阳去了公司。

蒋絮目送许久，收回视线时，一扭头竟看到谭正站在自己旁边，吓了一跳：“师傅……”

谭正望着慕容铭离开的方向，别有深意道：“我可以说是看着这小子长大的，除了他妈妈，我还没见过他这么紧张过谁。”他笑了笑，转身进去了。

蒋絮抿了抿唇，想到冉晓晴，缓缓低下了头。

那是她与慕容铭之间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。手抚上了肚子，轻轻抚摸着。也许，正如刘萍所言，这个孩子或许能够化解这一切。

要不要赌？

一整天，慕容铭坐在办公室里都是心神不宁的。谭正的严厉他是领教过的，不晓得她能不能吃得消。

高阳正在为他读文件上的内容，偶尔抬头，见他若有所思，便放下文件，笑着说：“要是实在担心的话，给她打个电话好了。”

慕容铭怔了下，情不自禁地摸了摸自己的脸。连高阳都看出来，他表现得有那么明显吗？

他甩头说：“继续。”

高阳应声。

慕容铭侧着身子坐在办公桌前，握着笔在纸上随意写着什么。当高阳全部读完，他

便将纸递过去：“上面标注的这几项条款都有问题，拿去修改后再送过来。”

高阳接过来：“好，我这就去办。”

他走了几步，忽又停了下来，犹豫着说：“美国那边的眼科医生已经联系好了，要不要……”

“谁让你擅自做主了？”慕容铭神情淡漠，对此完全是漠不关心的样子。

“总裁……”

“不用说了，出去。”

高阳沉默了，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

听到门关上，慕容铭缓缓闭上眼睛。

他心里很明白，这段日子是他偷来的。比起现在可以与她和谐相处的时光，一双眼睛就变得微不足道了。

又有敲门声，他以为是高阳，说：“进来。”

推门进来的人是严肃，秘书跟在后面，解释道：“总裁，他说有事想跟您谈……”

严肃倒也大方，直接进来，坐到了他的对面：“我以为，你应该会想要见我的。”

慕容铭挑眉，嘴角扬了扬，挥手示意秘书退下。

“是。”

秘书离开，顺便将门关上。

肃冷的空间内，只有两人。

“眼睛还好吗？”严肃直接发问。

慕容铭从容道：“要是看不见算好，那便好吧。”

“要不要我替你找医生？这方面的权威。”

“谢谢你的好意，我的眼睛我心里有数，不劳烦你操心了。”

面对他毫不留情的拒绝，严肃却不以为意，轻笑一声，缓缓地说：“你是不想医，还是害怕医？”

慕容铭没说话，脸上表情不变，有种充斥着嘲讽的淡淡戏谑。

“你很清楚，如果你不是现在这副样子，她是不会死心塌地陪在你身边的。”严肃一字一句，“比起你之前做的那些伤害她的事，现在的你真是浑蛋，让人想揍上一顿！”

慕容铭却笑了：“要不要打个赌？”

严肃挑眉算是回应，尽管对方看不见。

慕容铭继续不紧不慢道：“你跟我一样，搭上一双眼睛，看她会不会像现在对我这样对你。”

严肃的神情即刻暗下，眼神冷得彻底。

慕容铭全然无害地微笑着：“呵呵，浑蛋也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。”

“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”严肃冷声发问。

“你有什么资格发问呢？”慕容铭伸出修长的手指漫不经心地穿过发间，声音有丝慵懒，“我想，我给你的警告，你应该已经收到了。”

“哦，那个啊。”严肃轻笑出声，说，“你给得还不够明显，区区一个东区的分厂，我们严家还没放在眼里。”

慕容铭挑眉：“哦？那真是失敬了。”

“慕容铭，如果我想要对付你，你决然不会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。”严肃宠辱不惊的口吻有种深藏不露的霸气，他说，“目前，我之所以没有对你采取任何报复手段，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你那样的人。”

慕容铭笑了：“严公子，别说得好像你有多了解我似的，咱们不熟。”

严肃点头：“没错，咱们是不熟，我对你的了解，也是通过蒋絮。所以，我看到的那个你，要更恶劣。”

提及蒋絮，慕容铭脸上的笑在一点点消失。他站了起来，哪怕腿伤未痊愈，还是站起来，朝着严肃的方向，郑重地道：“我很不喜欢你靠近她，离她远一点。”

严肃一笑：“不然呢？”

“我会让你知道，之前的警告不过就是个玩笑罢了。”

严肃用淡至极致的目光看着他：“慕容铭，既然你这么在意她，那就把她看牢点，别让我有机可乘。一旦我动了这个念头，你会很难扳回这一局。”

说完，他站起身：“总裁，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。”

慕容铭嘴角噙着笑，慢慢冷却，玩味似的出声：“严肃……”

蒋絮在谭正那边学了一天，当真受益匪浅。不过，谭正严厉起来，也着实让人吃不消。其实，比起当初慕容铭在这里得到的待遇，蒋絮真的是好太多。

晚上，慕容铭结束了公司的事，便匆匆赶来。

进门，便递上一份外卖：“老头子，这是你最爱吃的烧鹅腿。”

谭正喜滋滋地接过来：“算你有孝心。”

感觉到蒋絮走到身边，慕容铭赶紧问：“他有没有为难你？”

“没有，师傅对我挺好的。”蒋絮说。

慕容铭这才放下一颗心，蒋絮笑道：“你又不是没跟过师傅，不用这么紧张的。”

慕容铭咬了咬牙：“就因为我跟过他，所以我知道这个老头子有多变态。”

谭正吃着烧鹅腿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小絮，算起来他可是你的师兄呢！改天有时间，我把他在这儿学艺的事，都说给你听。”

蒋絮笑着点头：“好。”

“不准说！”慕容铭的脸颊上，是层淡淡的浅色红晕。他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如果你还要你这些祖传的宝贝的话。”

一听，谭正只能无奈地妥协：“哎，小絮啊，他不让说，我也没办法。想听的话，你只有自己问他喽。”

“走。”慕容铭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，拉着蒋絮就往外走。

顾虑到他的腿不方便，蒋絮搀着他放慢了速度：“别走那么快，好像师傅会把你吃了似的。”

他阴郁地哼出了声：“你以为他不会？”

想当年……算了，不提也罢。

回到家，玉姐早已将饭菜准备好，蒋絮最近的胃口还算不错，吃得比平时多了些。

听到她又让玉姐添了碗饭，慕容铭坐在旁边，脸上一直都带着笑。

“呀，小姐，你的手怎么了？”

玉姐的惊呼声，让慕容铭皱起了眉。

“没事。”蒋絮小心地将食指上的伤口给藏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沉着声音问。

蒋絮不答，玉姐如实回道：“好像被割伤了，看上去还挺深的。”

慕容铭一听便知是怎么回事，顿时气道：“都说了不让你去跟着那个老头子学，你偏不听！现在受伤了吧？”

蒋絮无奈地抬头看他：“不就是一道伤口嘛，不用这么大惊小怪的吧。”

“大惊小怪？”慕容铭冷笑两声，说，“不过才第一天，你就让自己受了伤，以后呢？我早就说过，制鞋不是女孩子该学的！”

蒋絮放下筷子，与他正视：“这是难免的啊。”

“正因为如此，我才会讨厌！”他就要撑着手杖离开餐厅，“我给老头子打电话，告诉他你明天不去学了。”

“等一下。”蒋絮连忙起身，抓住了他的手，“你不能阻止我的兴趣爱好啊！”

他笑了，布满阴鸷的脸，凑近了她：“那很不幸，你的兴趣爱好，以后只能是我了。”

见他执意，蒋絮叹息一声，只能使出了杀手锏。

她自他身后搂住了他的腰，脸颊靠在他的背上：“知道你担心我，我保证，不会再让自己受伤。”

慕容铭站住了，虽然仍是阴沉着脸，但是没有解开她缠在腰间的手。

他口吻生硬道：“你以为你这样，我就会同意？”

她用脸颊又蹭了蹭他：“我不是一定要让你同意，但是，你如果同意的话，我会很开心。难道，你不想我开心？”

一句话，竟将他问住了。

良久，他转过身来：“厉害了嘛，知道掐我软肋了。”

蒋絮一笑：“跟在你身边久了，总得学点技艺傍身嘛。”

他点头，似笑非笑：“确实，学得还不赖。”

随即，他说：“去把饭都吃了，然后到客厅来，我给你处理下伤口。”

蒋絮没有拒绝，尽管处理伤口对目前的他而言有些难度。

饭后，她被他拉着，坐到客厅里。他翻开了医药箱，在里面摸索着，找出消毒棉：

“哪根手指？”

蒋絮举起食指，送到他跟前，让他可以摸得到。

慕容铭的动作很轻，虽然看不见她的伤口到底有多深，可眉头始终是拧着的。蒋絮望着，情不自禁地伸手，将他的眉心给揉开。

“我不喜欢你皱眉头。”她说。

他抬起头，不见丝毫起伏的眸光对准她的脸，慢慢地，朝她绽出一个放松的笑。

她笑了：“我喜欢你这样。”

她喜欢他这样毫无压力、毫无束缚地笑。如果他们的关系也能像这个微笑般简单，那就好了。

将她手指上的伤口处理好，他已经是满头的汗。

她用纸巾替他擦了擦，说：“今晚不要再工作了，一连熬了几个晚上，也该歇歇了。”

因为眼睛看不到，他只能用听的，还要反复地听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
他顺势握住了她的手腕：“不努力工作，怎么养孩子呢？”

她一滞，眸光垂落，没说话。

有关孩子的话题，于她更像禁忌。

他敏锐地感觉到了什么，眯了眯眼眸，缓缓地说：“就算是已经走到了现在，你还是不愿意要这个孩子？”

蒋絮张了张嘴，却不知该如何回应。

她若说愿意，那这孩子势必就会成为赌注，她输不起。

他抿着薄唇，气氛一下子变得让人透不过气，沉甸甸地压迫着彼此的心。

蒋絮挣扎再三，刚要开口：“我……”

这时，慕容铭却站了起来：“我先回房间了。”

撑着手杖，他慢慢走进房间，砰地关上门。

蒋絮望着，心中幽幽长叹，缓缓收回视线。她知道，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，她和他只会停滞不前。

“蒋小姐，你的电话。”玉姐将电话递过来。

“谢谢。”

接起来，是刘萍打来的。

“妈，什么事？”

“小絮，我要回你外婆家住几天，你爸爸那边，你抽空去看看吧。”刘萍的声音，听上去疲惫至极。

蒋絮皱眉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刘萍先是沉默，然后才开口：“我付出了这么多，换来的却是一个成天想着另一个女人的丈夫。尤其还是一个已经死了的女人，这要我拿什么去跟她争？”说着，她做了个深呼吸，又长长叹了口气：“我太累了。”

“妈……”蒋絮还想再说什么，刘萍便挂断了。蒋絮再拨过去，已经关机。

她抚过额角，起身：“玉姐，我去趟医院。”

“呃，这么晚了还要过去？”

“嗯，有点事。”

玉姐不放心道：“那我送你去吧。”

她摇头：“你留下照顾他好了。”

蒋絮去楼上换了衣服，下楼时，看一眼慕容铭紧闭的房门，想要过去敲门，犹豫着，还是离开了。

蒋絮赶到医院，刘萍早已离开，只剩下蒋莫怀独自躺在病房里。